





特72  
182

東  
藏  
文  
金



79W28729



東獻文抄

序

明治文學之盛也。余嘗以精  
美。陶器。禮。郁。用之。不。亦。亦。其  
之。喜。奇。矯。處。其。以。粗。雜。淳  
訛。為。文。風。之。所。靡。漸。与。名。教。相  
懸。而。不。自。知。予。与。子。幹。日。意。研。經



此今五十餘年也。德人情幾許  
變至於此。凡物必有其變。其所以  
能通正。受摩。其陽行。其以業文  
不可勝用。頃者子幹持以卷束  
曰。時論趨舍。仰常天之未喪形  
文。百學豈無知。且門生等。可之

請。年由國。拒將刷。印以求正。於  
四方。君子抄錄。以授乞。為序。為  
子幹。當幸。後亦。得。其。清。韓  
多年。為。教。官。以。老。雖。不。得。志  
於。時。而。復。於。身。步。熟。曲。暢。所  
欲。以。顯。事物。之。理。有。撰。筆。行



於世於今踰古稀樂而忘倦  
其文之博清平受開名教与  
吾知考知之然海內之士可誥於  
此者蓋多乎哉

谷干城後



例言

一先生詩文久委蠹魚令嗣伊三郎君嘗請公諸世先生  
心許焉匆匆未暇抄錄日露開戰令嗣戰死於旅順終  
不果予與熊阪子歎惜之餘勸未亡人繼其志印行聊  
謝師恩表友誼也

一先生齡踰耳順矻矻讀書不倦近作文亦裒然成卷且  
有舊著歸好餘錄後編及古今體詩若干卷將待其脫  
稿請而刊行之

一此編所收文概成於明治以後其在明治以前者寥寥  
數篇不過觸類長之以觀文境變化耳

明治四十三年二月



門人

高城龜三郎  
熊坂六郎兵衛

東嶽文抄卷一

石幡貞子幹 著

柳齋遺稿序

自采風廢於太師。詩之爲教。世視以爲小技。漢土且然。況我之音節異宜。誦之有通有不通。則廢而不作。固無有不可。雖然。凡人之性情。無古今無彼我。是故其方觸境感事也。咨嗟咏嘆。不知手之舞足之踏。當是之時。雖無片語。而詩則自在焉。況如柳齋先生之詩。因事賦意。不假彫琢。而流麗不求高古。而淡雅悠然。有自得之韻。如之何可秘而不傳。而先生非詩人也。先生遠州掛川人。世以醫著。弱冠



游上國。問術於花岡。與諸先輩。不襲素靈陳套。集成廣濟。兼及泰西方技。平素嗜吟詠。山陽鎮西所到。有詩以寓感。數往來江戶。交游應酬尤多。頃者義嗣子胖君。手抄成一冊。屬予弁言。予不及識先生。何以序之。雖然予之與子胖君。締交不於東京。而於朝鮮。先生亦嘗赴對馬。登有明之嶽。望朝鮮之山。皆予之所曾游。以悉其狀。此可以言也。蓋今之詩。猶古之詩。而呻吟不出戶庭。字推句琢。剽襲而僞托。不能發揮己之性靈者。不足與言詩。古人有言。江山成助。非江山來助我。我資江山以發吾性靈也。回顧有明之山。在神州西盡處。磅礴盤踞。屹立海表。水濶天空。睥睨韓清。則當時先生所俯仰咏嘆。自得詩旨。無乃此處卽是乎。

舊雨小傳序

世運邳隆三十年於此。回顧各藩割據爲治之時。茫如一夢覺。夜深人定。瞑目沈思。現於我前者何人也。老杜曰。今雨不來舊雨來。乃知古今人情不相遠。況三百年主從扶持。師友交驩。誼同骨肉。一朝廢之。縱令出於時勢。故趾遺俗猶在。使人有感於夢寢不淺。竹內東仙爲福島縣二本松舊藩士。頃者袖一卷來曰。我藩盛時。安積三谷諸耆宿。獎引後進。聲應氣求。斐然森蔚。節行奇偉。篤學之士。與文詩書畫之流。概無非吾師友。花晨月夕。美酒十千。述詩見志。長吟短歌。各極其致。而俯仰數年間。或老死牖下。或忤權官而斃。或踏兵刃而亡。其幸免而存者。戊辰同盟之亂。



抗王師而敗死。及歸順則爲先鋒授命。予亦嶽崎歷落。嗟  
咤以老。不能歌頌聖世。聊錄當年師友行事。命曰舊雨小  
傳。請爲論定序之。蓋二本松距予故里一日程。安達太郎  
山安積沼之盤薄而浸涵。豈終無有其人出而應之乎。而  
以予之所知。除僅數人外。未嘗有聞之。及讀此編。才行  
內蘊。負氣自高。不爲世所知者甚多。始信山澤之氣未艾。  
小傳之不可已。雖然是其舊雨耳。昔者以一藩之力。能造  
多士。況今講學之盛。登庸之公。士苟有一技一能。不難蔚  
然見頭角。吾固知俊髦乘氣運而出者不尠。宜早有聞之  
而未聞。使東仙徒傳舊雨何也。

舟門漁唱序

吾初讀子泰詩文。正奇變幻。神出鬼沒。奪化工洩天秘。擊  
掌稱妙。而未識其人。明治之初。子泰訪予於白石按察府。  
一見如故。意懽甚。飲以酒。縱論時事。淋漓激昂。淹留數日  
而別。是冬府廢。予乃南上。途過磐城遊舟門。峻崖峭壁。衝  
天屹立。中開海灣。而高樓巍然占第一勝地者。卽子泰讀  
書處也。顏曰觀海。酒後俯響雪灣。仰鵬翔崖。探鱷棲崖。風  
水震蕩。日月陰翳。光怪陸離。既而萬雷始息。星斗爛然。唯  
見山高海濶。歎曰奇哉海山。與子泰詩文相遇。宜其變幻  
超脫。而子泰不欲以詩文末技自名。入贅藩學政。出治郡  
邑。不相見幾乎二十年。今茲來東京。鬚髮蒼涼。爛熟世故。  
曰祿仕十年不得志。去游四方。觀海樓今付諸他人。時出



此卷自慰而已。頃將付梓。請爲序之。嗚乎。予羈官海外。遭難萬死。不得發之於事業。又不能托之於文藻。時詠歌身世。槩皆騷怨。激楚。求其能超脫於事物之表。如子泰此卷。而不可得。雖然。子泰之超脫。與予之激楚。均之空言無補。而以是求自見於天下後世。不亦悲乎。子泰家世仕安藤氏。督學神林某次子。出繼大須賀氏。名次郎。號筠軒。

積齋遺稿序

人可百年無詩。無一日不有性情。情感物而動。自山川峩洋。禽鳥飛鳴。至古今隆替。人物遭遇之故。苟有接耳目。雖不切吾身。而憂樂喜悲。繼之以流涕。況嘗當其事。履其境。當是時。俯仰起臥。夢寢呻吟。皆詩也。然非深造斯道者。無

形諸言。如亡友子胖君。其庶幾乎能形諸言矣。君靜岡人。戶塚氏家世醫。飽閱變故。曾奉職海軍醫。赴任朝鮮。時予先在彼朝野之論。洵不測。隱然敵國。情同楚囚。一日坐天然亭。月影透簾。池蓮方開。因共賦詩。遣窮愁無聊之情。君歸四年。兵民果然暴起。圍攻使館。同人多死。我輩幸開血路而出。亭一炬灰燼。回憶且十年。交游零落。君亦不得志。告老歸縣而歿。惜哉。雖然。君先人曾赴對馬。以不得北航。韓爲憾。君則成父志。不遇奇禍。慘害之境。所作之詩。溫雅清絕。長短高下。必自己而出。不剽襲爲巧。讀之可以知其入境。遇與抱負所在矣。予曾歎。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及一旦參商不相見。誹毀百端。唯君之於予。自締交漢



城離合聚散。凡幾許變。必有書報如一日。其交朋友信誼如此。處親戚者可知。人有此真摯情意。可以有詩。而斯人今不可得而見乎。噫。

土山某詩序

土山某年少嗜詩。頃者輯其生平贈答。及一時遊戲之作爲一卷。乞予序之。予諾而不果者數月。既而言曰。古人之於詩文。往往不存少作。假令有存者。亦至老乃始更定。子何遽湏予序。且夫物知所棄。而後可以精所取。不知所棄者。其取之也不精。君子志於道。不成章不達。故今日之得。不足以爲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限。予之不敢下筆。蓋爲此也。某聞而默然色愠。予曰。勿。予序易成也。昔者顧亭林

中年以前。不過從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積以歲月。然後爲絕代人豪。所著日知錄。人爭抄寫不能給。乃急刻之。而既刻之後。猶悔向日學之不博。隨即改竄。終爲經世良書。因是觀之。卽棄之爲取。矜之爲限。也不容疑。雖然棄者無跡。取者無窮。勢必至輒取輒棄。不免輕躁。孰如知其可棄而姑且存之。以驗他日進脩淺深哉。攻玉用石。石固非勝於玉。而無之則無以成玉。子是卷不以爲玉。而以爲石。待他日照乘出於世。然後棄之可也。

條約彙纂序代

本省印行條約類纂。十年於此。其後新訂及改脩。未至載錄者甚多。茲命局員增輯印頒。改從前各國約條。遂年月



前後次序散見於諸所之例。一從字母音韻。通好通商爲經。各港規約。聯合同約爲緯。區分類從。皆繫之於其國之下。附以條款細目。以便檢出。彼此行文異同。立意艱澁。及名物數量之不相符者。參互比照。載諸欄外。不敢移易一字。以示謹嚴。所有副本與本條對比。以期畫一。更名曰彙纂。夫三十餘年十七國條約。其間世故百出。欠公正陷偏頗者不尠。迨至昭代。百度維新。而舊約如此。各國各異。加以情文鬱膏。每事端起。各以意左右。雖久於其職者。倉猝之際。頗苦援準。據歐米成例。知照各國。從事改正。有成案既久。今雖未至協辦。而事關國權弛張。世運污隆。早晚歸于權衡得平。公正無偏。不容疑。此書卽爲其根源。他年得

伸素志。對照新舊。則利害得失沿革之迹。炳焉可見。本省企圖莫過焉。豈唯增輯校合云哉。

外交志畧序代

明治中興。首重外交。海外諸國。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皆約爲友邦。星輅往來。熙々雍々。紳士賈人。舶交海中。不幸迄一旦有事。則未至交鋒。而強弱利鈍成敗之理。較然判於中。縮海宇於戶庭。亘內外而美刺不湮。傳萬口而瑕疵不揜。則今日外交之爲至重無論也已。抑建國至今。曾幾許變而至於此。不有史志。何由徵之。恭惟古者列聖宏猷。包荒寧遠。其於三韓渤海。肅慎隋唐諸國。使聘往來。靡然親和。及乾綱解紐。武臣擅權。內相攻伐。外無遠圖。以豐



臣氏之偉畧。而不能復諸古。德川氏首與朝鮮和。蒲西伊蘭等國。各載珍異而來商。侯伯命藩士西航歐洲者。間又有之。當是之時。國勢駸々。將襄駕萬國。未幾教匪作亂。西鄙騷然。旋即嚴船制設海禁。鎖國封港。除一二舊好國之外。槩不准通交。二百餘年如一日。至嘉安之際而極矣。自是厥後。聯盟歐米。疎者始親。親者漸疎。而天下志士群哄。歸咎時政。政有所歸。事物更新。以開明治隆運。而歐米諸國之富强相競。公法相交。堅艦利礮。無遠不至。爲日既久矣。假令保平相將。爭於內者。一意對揚聖旨。慶元諸將戰於外者。專力進脩。德川氏不懲於教匪。而開國成務。據既厚之資。發持滿之餘。造艦鑄礮。以經營四方。則其聯盟結

約。不待米艦之來。而稱雄東洋。將如英之於西歐。顧計不出於此。雖云時勢之變。而人事之未盡。抑亦有所後也。前外務卿寺島君命記錄局纂脩是書。起於紀元六百二十八年。至于先帝嘉永甲寅。其意蓋在審外交源委。使人懲前毖後。富而益強。以恢宏前烈也。爰告編成。因書爲序。

外交志畧後序代

古今史志極多類。而志外交者未有之。當局者無因考其源委沿革。以爲遺憾。明治十年秋。予以長記錄局。與外務卿寺島大輔。鮫島諸君議及于此。推選二三員。從事纂脩。拮据黽勉。閱三年脫稿。自交聘貿易。至戰爭贈酬。凡八門。分國爲篇。始自亞細亞。終于歐米。爲卷三十餘。舉上下二



千年縱橫一萬里。交涉事蹟。業期核實。文主簡淨。極力旁搜博採。而自德川氏嚴海禁以後。世人焚燬載籍。或隱秘避禍。乃知遺漏甚夥。所以名志畧。雖然凡物畧于前。詳於後。簡于始繁于終。詳畧繁簡。可以概古今。況我之於外交。初知有韓唐。而未知有西南諸島國。知有西南諸島國。而未知有歐米諸洲。迨知有歐米諸洲。外交始完。則此編雖名曰志畧。當時通好諸國。不出此外。若夫異日補其闕。拾其遺。以成全志者。固予之所望。在得其人與書也。

歸好餘錄二編自序

予嘗讀朝鮮賦八域志東國輿地勝覽等書。每遇勝區。心魂飛越。未曾不思一涉其境焉。及閱懲志錄。歎曰。山河破

碎。不復舊觀。然李氏治世。歷四百餘年。以我之中興。僅六十有二年。致昌盛如今日。彼亦當不留其痕迹。且觀世所傳高麗陶器。色澤精妙。好事者至今寶愛不釋手。延遼館備有銅盤。巨大驚人。目爲藤堂氏當年所齎歸物。如大藏經東醫寶鑑。東西士林得其零冊。珍秘特久。想流風餘韻猶在。而及歷訪其國。連壤枯瘠鄙陋。舉一切制度文物。無有足觀者。今遜於古。何也。蓋國家盛衰。在人心如何。朝鮮人心之渙散久矣。收攬之者。非兩班子弟。則外戚權門。雖時有俊秀。無由致身其間。世家豪族。踏隙乘瑕。互相傾奪。自英宗中晚調停說行以後。朝野之論。分爲數派。時興大獄。同流合汙。苟容爲能。內無進脩氣象。外有依賴叢挫委



靡積衰至干此。不幸有一大國。狹野心伺釁舉足。則不唯爲砧上肉。在我之道。扶之獨立。表見宇內。不許他干涉。廟議頻年誘掖。不遺餘力。蓋爲此耳。無奈其國人猜忌根心。理論爲責。利誘爲賣。諷刺威嚇。無之能悟。卽如此行。在照約條。開二港。而左抵右悟。僅得開元山。終不至協定仁川。國情可以見矣。此卷輯錄耳目所及。哀雜無統。公私并見。固屬使館執務餘事。無遑深致意。且以被猜忌之人。記可疑懼之事。問之不正言也。質之規避不答也。願誤聞訛傳亦多。記可以己而不己者。以如是國情。從事如是交際。早晚不能無事。不幸一旦與他國啓釁。則懲志一書。爲何國而著之。重器寶書。供何國博物場。是豈所忍言。以予之往

血路而出。亭一炬灰燼。回憶且十年。交游零落。君亦不得志。告老歸縣而歿。惜哉。雖然君先人曾赴對馬。以不得北航。韓爲憾。君則成父志。不遇奇禍。慘害之境。所作之詩。溫雅清絕。長短高下。必自己而出。不剽襲爲巧。讀之可以知其入境遇。與抱負所在矣。予曾歎。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及一旦參商不相見。誹毀百端。唯君之於予。自締交漢城。離合聚散。凡幾許變。必有書報如一日。其交朋友信誼如此。處親戚者可知。人有此真摯情意。可以有詩。而斯人今不可得而見乎。噫。

土山某詩序

土山某年少嗜詩。頃者輯其生平贈答。及一時遊戲之作



爲一卷。乞予序之。予諾而不果者數月。既而言曰。古人之於詩文。往往不存少作。假令有存者。亦至老乃始更定。子何遽湏予序。且夫物知所棄。而後可以精所取。不知所棄者。其取之也不精。君子志於道。不成章不達。故今日之得。不足以爲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限。予之不敢下筆。蓋爲此也。某聞而默然色愠。予曰。勿。予序易成也。昔者顧亭林中年以前。不過從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積以歲月。然後爲絕代人豪。所著日知錄。人爭抄寫不能給。乃急刻之。而既刻之後。猶悔向日學之不博。隨即改竄。終爲經世良書。因是觀之。則棄之爲取。矜之爲限。也不容疑。雖然棄者無跡。取者無窮。勢必至輒取輒棄。不免輕躁。孰如知其

可棄而姑且存之。以驗他日進脩淺深哉。攻玉用石。石固非勝於玉。而無之則無以成玉。子是卷不以爲玉。而以爲石。待他日照乘出於世。然後棄之可也。

八十日間世界一周序

夢中不以趾提。醉中不以鼻飲。東西人同然而西人慄勇剛悍。往往企圖曠古偉事。雖小說院本。投人好尙者。可以概見也。此書紀英京一紳士事。一日游俱樂部。顧左右曰。可期八十日周游世界。皆以爲誕。遂賭二十萬圓。解纜發航。騰波迅急。絕壁天險。視之夷然。途上救一少女。爲警吏所疑。備極艱危。及期而歸。終納之爲婦云。夫賭之資。實驗稗史之鼓勵人心。有大關風教。而本邦小說野乘。往往鄙



猥不堪卒讀。雖然天機所合。雖醉夢間東西人同然。則早晚我俗之厭鄙。近趣高遠。吾將以西稗譯出日多卜之也。

增補再版養蠶全書序

國無論洋東西。寒暄得中則物阜。皇國最大利源。在蠶絲。而西南諸縣未霑其利。非氣不溫。非地不沃。術業不精。故也。蓋嘗論之。伊佛之養蠶。實在近時。其種與桑。初取之於東洋。而桑園之廣。育養之精。今駕我而上。加以其俗近重絹帛。過於毛布。彼活潑機敏之性。巧投時好。精製輸出。我蠶絲之荐受挫屈。無足怪者。雖然時氣不能無錯行。物有盈縮。苟使我業精乎。物阜價廉。舉國爲桑園。不足厭彼需用。而至今猶杜撰鹵莽。歸咎時氣。不亦遺憾乎。凡事易於

言。而難於行。蠶自發生至成繭。僅五月餘。而一歲生計。由此而出。國帑盈縮之所係。有志者著書獎掖。固宜。然著者非養者。理勝而術疎。此書伯兄四十餘年心血所灑。皆出於親試躬養之餘。且推究蠶病所由起。救之於未發。最爲核實著明。初曰私錄。曾呈開拓使廳。使廳印頒施行。北海道。其後歷試數年。發微闡幽。精益求精。附以養蠶表。及蠶病培桑諸條。改曰全書。夫天時地宜。各國各異。不達其理。焉能制其變。理與術合。酌宜通變。存乎其人。庶幾諸縣相率發憤。精究其養與製。不使我最大利源。爲伊佛所奪也。

北條町誌序代

鄉市雜豎所談。不過米鹽菜豉。肉食者聞之。掩耳却走。誰



敢筆之於書者。然米鹽菜豉之積。卽國家大經濟之所存。有時重於肉食大言。唯以其瑣屑故。聞者却走。往年內務省置地理局。編纂地誌。而以其費不給。乃廢。蓋有以哉。吉田謹爾。安房化條人也。爲其四郡長。十七年於此。夙有聲譽。曾慨然欲繼其緒。完脩安房國誌。據內務所頒類例。先自編次此卷。且與各町村長協議。各就其地。照例輯錄。收零册於窮巷。徵疑義於口碑。事之歷更改。及前後數目不同者。漸次追錄。供參照。要在詳其國古今沿革。資出於有志協力。不一仰公費。以此卷先成。來請予序。予嘗有幽憂之病。數游北條。識其人特久。誼不可辭。因謂官府經濟。不同一家。而其意則無異。試以地誌事言之。官派吏檢踏。事

煩費巨。及一旦議變。併前功棄之。其於得失果如何。漢宰相丙吉。途見民鬪死。不問。顧問牛喘。以爲知大體。夫陰陽失和。吉宜自知之。何問於牛肉食大言。往々如此。若使各府縣郡長。用意不遺瑣屑。如吉田其人。町村長協力。就地輯錄。如安房人。則何爲而不成。予他日復來。觀田野整齊。道路橋梁。皆能通濟。耕漁兩便。無他不爲。放言高論所惑。著實辨理。果能如是。豈唯編纂地誌云乎哉。予嘗聞觀行舍則序。凡有血氣之屬。不能無爭心。爭以君子必也射乎。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可以觀其行矣。且夫天祖討賊。自有鷄集弓弮。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二千五百有餘年。及近



古泰西傳銃礮。廢而不用。降爲玩具。不問儀禮如何。雖然乘車馬者。以不勞行步。不廢其足。食梁肉者。以乏滋養。不撤蔬菜。知蔬菜之助消化。行步之益健康。則知射之反躬不怨。所以養德。況屈伸挽控之際。張筋力動血脉。志氣活潑。有臨陣鏖敵之概。於是同志胥謀。結舍曰觀行。各用業務餘暇。以講習。轉無用爲有用。不亦勝弄球鬪牌。漫然銷閒乎。然人之好尙與材力。各自有異。禮射武射。亦不相同。而合衆志之事。不有規約無成。故設舍則十五條。待四方同感之人。庶幾傳古儀於既廢。寓揖讓於競爭。觀昭代武德文行。併資養生矣。是爲序。

花房蘭堂翁七十壽序

坐廟堂則憂蒼生。在山林則憂窮阨。門望高者憂誹譏。身方榮進而憂無嗣。優於衣食者憂在疋弱。有抱子擁孫之喜。轉切夭折之憂。甚者憂其頑凶驕怠。古今無憂之人。其也有幾。語云。無憂者。其唯文王乎。然殷之季世。禮廢政失。文王以眇々之身。思救生民於塗炭。當是之時。聲色與馬。崇位寵爵。不足以爲樂。唯其王季爲父。武王爲子。室家和睦。琴瑟無厭。玉樹交榮。之足以樂。則古今彼此無異也。蘭堂花房翁。岡山縣人。世仕池田侯。實爲宮內次官。義質君之父。君之弟曰直三郎。現任總理大臣秘書官。予因二君以交於翁。今茲翁壽躋七秩。二君開賀筵於紅葉館。親戚故舊咸集。內外孫數人。交出侑觴。酒三行。繼以書畫歌舞。



予亦賦詩爲壽。末句云。清福人間歸此翁。顧方藩廢後。士庶爲舊主。伸臂畫策。謂吾能經紀其家。而往々濫耗蕩折。欲掩其迹。訴舊主於法衙。決曲直於證左。嗚呼。何人心之激變。忠厚廉恥之風。拂地至於此也。翁卓立急流。爲舊主幹理財政。在大阪數年。益有清聲。老不忘世。任岡山市長。旣而辭之。知翁者咸謂。匪躬鞅掌。得出處之正。宜天之厚之得壽康。然是不足以爲翁道。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顧幕府未造。恬熙成俗。名教滅裂。翁不徇物以爲同。如蘭之在幽谷。薰諸子以義方。以供廣廈棟梁之用。門望高而無誹譏。身健子孫蕃衍。是之謂玉樹交榮。其誰言不然。則翁之可憂者皆旣消除。可樂者自西自東。無思不至。所謂

人世清福。享之於一身有餘。以昌後嗣。雖不敢比周家。而同舊主翼戴皇室。仕也隱之道存。退也仕之用在。則崇位寵爵。何足以論。而崇位重爵。不離其身。詩云。豈弟君子。神所勞矣。更侑一杯。書此爲序。

有賀白翁八十壽序

天下人至衆也。愚者多而智者少。何以我獨賢。富者少而貧者多。何以我獨不窮於財。疾病饑荒。戰亂刑獄。皆足以殺人。何以我獨免而久存於世。昔人亦曾疑焉。以爲好善不近名之報。然善豈難爲。世人爲善。未必皆有報。且夫力可以禍福一世。而不能必保其壽。智可以臧否萬物。而不能必其子孫之皆賢。賢愚壽夭。係於天。固不可以人力爲。



東嶺文抄 卷一  
是故大倭長岡少喜刑名學。爲政苛酷。吏民患之。而齡躋八十。在原業平卒年五十六。有二子。不甚顯。而至今人傳其歌什不衰。是知應報俗說。不足以取信。唯教澤被人者。壽。不私賢與智者有後。吾於有賀白翁。益知其然也。翁家世大阪人。早以善國歌聞。五世祖長伯。祖長收。父長基。皆鬱然有撰著。及門者頗衆。爲世所重。及翁之身。數遭遇變故。天保大鹽之亂。家具蕩然。慶應之變。轆軻東西。自徙居東京十有五年。意始安之。遺外時榮。以獎寵後進爲樂。所作歌什。雅健悠揚。其傳自細川幽齋。今茲齡八十。視聽不減昔。雖蠅頭細字。未曾用眼鏡。門人無男女。指教懇至。平素愛酒。不多飲。配山村氏潔盤餐。對酌甚歡。傍授插花法。

兼善詞藻。生子女八人。年七十益健。內外孫廿有八人。男長雄以法學士。長文以文學士。皆有位干朝。今茲相謀獻壽宴客。予亦與焉。翁弘化四年成婚。唱隨雍々五十一年。可謂家門之榮遠矣。蘇洵言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其二子果顯達干時。而其先世爲若而人。茫無所聞。今翁教澤被於人者六世。久存於世。而不窮於時。長岡業平之。所望而不得。蘇家父子。何足以言。是豈翁一家之慶。卽明治祥瑞莫過焉。予謂。翁與媪。他年對酌陶然。談及故山舊事。與今日盛宴。開口大笑曰。時猶壯俊。今添幾籌矣。是可。以壽翁也。

重野博士七十壽序



物窮則變。變則通。責變於未窮。嘉安洋學者是也。求通於既變。今之漢學者爲然。漢洋二學之不可偏廢。人皆知之。唯時有緩急。氣運所向。聲勢相激。不免盛衰耳。自應神受百濟之貢。天智學周孔之道。延熹天曆邳隆。卓越千古。至藤原氏擅權而衰。雖有菅江諸公。自任回復。無奈之何。其後武臣執政。文教墜地者數百年。及德川氏首延儒講治。以學博行脩顯者。代不乏其人。斯文復盛。其間誦說講解。與詩文體格。或取於漢唐。或沿於宋明。爲晉隋綺靡。爲七子脩辭。爲八家達意。爲理學爲考據。沿革不一。利弊相因。猶陰陽寒暑之相代於前。我自取舍爲政。而時必有卓識重望之士出而爲之唱首。以風靡一世。至近世洋學大行。

漢學幾廢。昔者猪飼敬所在。宋學孤行之日。湛深古學。時人怪異。其說久而益顯。賴山陽史筆空前。不遇當時。名重後世。皆非好立異也。其自任重且遠。不隨世俯仰。卓然能表所自信。而敬所早衰。山陽五十餘略血沒。皆終身不仕。重野博士夙以博學善文著稱。見漢學衰廢。今如此。慨歎淬勵。數得謗而不撓。仕由史官陞議官。今茲春齡七十。聰明不衰。意氣軒昂。最善攝養。無二子之累。而負提唱之望。其自任與否。雖非所得而知。亦不必責諸人。乃開壽筵。識諸故。頒以所刻文集。蓋嘗論之。振古以來。文物旺盛。無若昭代者。都邑講誦相聞。僻陬無沒字漢。而問津六經者誰歟。昔者稱曰學。不問知爲漢學。今則法文理醫工農諸學。



森然駢立。酌宜立制。洵善。而漢學僅居文科一小部。其意謂儒教迂腐。無補時局。觀於彼國可知矣。彼我國勢盛衰。強弱之見。鬪於胸中。不能自主。於是剖折其文字章句。銜智聘辯。以誇核博者有之。甚者采其實而忌其名。用其字而排其學。一強有力者唱之。群數人蟻附和之。日夜所講求。在器不在道。訓道義之書。一時覆瓿幾盡。忘本逐末。汪洋自恣。倫常日壞。獄訟年滋。幸有千五百餘年祖宗遺訓。與明治聖詔在。淪人肺腑。厥始雖取於彼。不襲其陋。儼然爲我教最古。而世無定見。道有污隆。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變極而亨通。天其或將復興之。幾微之兆。與春陽動。我以博士壽筵卜之也。昔者管公用畢世之力。而孤立

無援。身謫道消。今雖斯文屬索寞。而故老猶在。無憂有司專橫。苟有能卓然自任提唱者。則人々奮躍。漸磨董勸。經明行脩。明道與器之分。開物成務。漢洋並行。不相悖。使後世言明治文化之盛。兼綜本末。內外不泥其迹。以建百世大正至公基礎如此。易曰物不可以終剝。盡受之以復。氣運之復。出於天而成於人。則博士一身所繫不輕。加齡至耄。耄期頤。以底於成。無足怪者。不知我卜協否。敢誦言既往。爲將來之驗。以侑博士之觴云。

大姑陷附近戰鬪記序

代

十八

天

文

卷一

孤軍深入。敵衆起不意。自山上掩擊。急甚。理無生還。及號令一發。則奮躍騰驤。進死恐後。遂覆其巢窟。自此大小數



戰得與枝隊合。蕩平大姑陷。當時予承乏大隊長。毒熱如  
爍。道路險惡。糧食爲敵所奪。斥候不還。偵察見俘。無由知  
敵情。以故軍曹與兵卒。戰死者五十人。夫兵爲凶器。可百  
年措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備而衆寡懸絕。憊疲無援。  
其得有今日者。實賴聖明威靈。與士卒忠勇。有死無他之  
所致也。此卷即記當時危迫之狀。及戰死人職官姓名。附  
以戰鬪露營地圖。以頒從軍諸士。諸士猶壯。居安不忘危。  
臨危倍奮勵。如當年。則立功巖疆。不爲難。不幸今後有事。  
予雖老矣。倚鞍顧盼。同諸士出征。其果何地歟。滿韓之野。  
多年戰雲黯淡。蹴破朔雪。與死冠角逐。再唱萬歲。將有其  
時矣。及編之成。書此爲序。明治三十三年十一月。貴族院

議員爵位某識。

西游雜詠序

高君後兩自西游歸。未及叙寒暄。出此卷曰。請爲論定焉。  
見其貌肥滿。鬣黑。鬚髮種々。手足瘰瘡。宛如江湖間人。君  
爲雲外弟。曾游學歐洲。研討磨勵。有所得。與予同仕外務。  
時猶壯俊。往々藉酒詈世。而清癯多病。未久致仕。不相見  
十有餘年。自言爾來斷酒脩養。專以詩與釣消遣。今夏登  
富嶽。繼作此行。極脚力跋涉五百餘里。未曾藉車馬。倦則  
取竿垂釣。竿英國製。伸縮任意。可藏諸夾袋。到處拂苔機  
投香餌。烟簑雨笠。自忘爲客旅。詩亦從成。得百五十首。閱  
之一氣滾出。衝口成韻。就中釣竿行脩然絕俗。寓感特深。



轉失意爲得意。今昔趨舍殊途如此。宜其瘦肥異貌。老而益壯也。莊子論養生曰。苟不安時而處順。終身役々。相及相靡。劉統勳詩云。意固不在魚。魚吞釣絲影。夫詩可以言釣。釣亦可以論養生。彼世之非其器。樹朋結黨。齷齪釣時名。朝肥堅而夕徒步。香餌既盡。而糠粃無繼。奔走爲憔悴客者。果何心耶。予嘗惜雲外學行高潔。不竟其用。君則仕有閱歷。學涉漢洋。宜取青紫如拾遺。而轆軻羈愁。將以終身焉。彼蒼者天。榮瘁有時。嗇於彼者。必豐於此。自今倍昌其詩。必傳無疑。則其於人生得失。果如何。我寧舍彼取此也。

養蠶精要序

覈其氣候。寒燠適中。視其水土。燥濕得宜。閱出口貨目。絲爲大宗。茶葉次焉。則東亞諸國與歐米貿易。輸贏得失之所在。畧約可知矣。而我之養蠶。依然未加精。動拘習俗。歸咎天時。不免輸歐米一籌。歐米絲業倍盛。雖一旦遇蠶瘟。仰子種於東亞。自千八百七十九年。巴斯陟查出蠶毒。不復他求。設局置廠。此業與學理并進。揉羅被穀之餘。利市百萬。駸々進不已。勢將其所產。壓我市場。天之賦物。隨處相資。益不能兼有。所憾人怠而自棄。必有拾收之爲己者。夫絹帛輕暖適體。東西人同然。我苟能勤勉濟事。價廉物美。不難爭先奪利。顧業之精粗如何耳。予家世養蠶。至伯兄益究其精。嘗著一書。納之開拓使廳。使廳頒印施行。



東嶽文抄 卷一  
北海道厥後實事求是。增以新得。揭表附解。簡切便下手。即四十餘年親試經驗之餘。自信不疑者。遠近取法。確有成效。既久。然世之講理日新。蠶書汗充。人或不慊於此。故予不自揣。參酌格致諸家說。聊加鄙見。譯以漢文。刊布東亞。同文諸國。顧養蠶多方。苟違其方。虧折不貲。非茶葉之比。況天候之不測。給桑失宜。則致病特速。先機制變。自待有學問閱歷之人。不徒任歸女。此書無論地之寒燠。與家之華陋。得蠶之性情。藉以收實効爲主。諄々提耳。固不厭繁細。庶幾有同感之士。推陳出新。著實辦理。何患蠶事之不振。不然。適中氣候。得宜水土。與炎曠冰雪之境。無以異。曠天府而不居。壅富源而不挹。爲習俗淺說。所誑惑而自

棄。空手談富裕。非予之所知也。譯成書此。告世之同感人。

### 不忘六士傳序

傳何爲而作。有感一時患難知己之情也。古人著游俠貨

殖孝賊

清王軫石作孝賊傳

等傳。俠賈與賊。尙可文之以傳于世。況於

海外遭難。誓死全節之人乎。夫陰陽摩蕩成四時。國家一治一亂。人世所遭何常。而如明治十五年漢城之亂。屬前古未有。同僚多罹慘害。吾輩幸延餘喘。每歲以是日詣靖國神社祭之。祭畢張讌結歡。名曰不忘會。而二十年之久。既喪六人。又有去之四方。杳絕聲息。及雖知其亡。微且賤者。皆不與焉。願死者年疎。存者期於盡。而韓國喪亂頻仍。我吏民之前後蒙難見殺戮者甚多。多則忘。當時吾輩所



遇奇隄與彼策士好事招禍奔竄幸免者爲世人所同一視。將久而忘之。歸于湮晦無聞。不亦悲哉。若夫審彼國情。警我將來。永絕禍根。當路自有其人。予特思交游死生關榮辱者甚大。爲此立傳。亦欲令人安不忘危。危不至狼狽也。作六士傳。明治三十五年七月識。

以文會序

附社約

斯文之懷久矣。煽之以俚言屬辭。投之以廢國字漢文。用羅馬字。無論其體製如何。一篇之中。歐語竺教。間見錯出。非縱恣疎放。則生硬晦澁。競新厭故。所著書務投時好。多是小說院本。如倫理常道。歸之于故紙堆中。雖自命漢學者。耆宿凋零。無所取準。日趨駁雜怪僻。如此而不已。將上

薦之清廟。下強之衆庶。如之何其可。往昔用漢字記言紀事。讀之用我音韻。雖有各種時文。而稱漢字爲正。漢文爲雅。自詔勅金石銘頌。以至日用簡牘。必取法於此。爾來千數百年。純然爲我文。是豈無故而然乎。脩辭立誠。以持國體。結民心。有至道存其間也。雖然天下事理。日出不窮。文法與格調。亦不能無隨時變化。詞華品藻之與世污隆。在彼且不免。況於我乎。我前古文章。猶屬草昧。而其可觀者。必有所本。舍人親王日本書紀。模仿史漢。善相公封事。自賈董來。源氏物語。本南華寓言。其他序記論贊。雖字有真假之別。仍是漢文體製。取長補短。扶植政教。延及德川幕府。名儒輩出。其文典實華瞻。追逐韓歐。別出機軸。況在昭



代明良際會。至治之極。諸種文學。與百科工藝。蔚然以起。冠絕東洋。而至載道立誠。稱爲不朽盛事者。則壞爛滅裂。下於武斷爲治之時數等。宜其忠厚俗衰。權詐得志。學海多波瀾也。幸天之未喪斯文。進脩發揮。運之以氣魄。而戒其放縱。參之以格致新說。而不陷空理。厚積而薄發。有序有物。明健簡切。鼓勵適道。鬱然爲國文淵源。則縱使不能回頽瀾於既倒。而鄙俚之習自熄。正雅之音復興。是果誰之任也。請月爲一會。會必以文。互相討論批評。不容面從腹非。盡在己之任。以待百世天定。彼區區<sub>及</sub>世論之趨舍是非。與有司任意左右者。不過朝菌晦朔。蟪蛄春秋而已。若夫輔仁立德。經世濟物。爲言之本者。諸君講之平時甚熟。

不要予之觀縷。但會宜有約。約非議協不立。請豫擬立條目。以附諸君商定。

一會之地。姑以牛門俱樂部充之。以每月初日。曜午後集。及夜乃散。但歲首各自拘牽俗例。夏期溽暑難耐。宜臨時另議。下日告知之。

一會之文。不拘舊作新構。每會必出一篇。揭題二項以上。以備後會結撰。若有緊急文字。不妨題外爲之。但恐人少文多。有評閱不盡意之虞。評閱期限五日。雖有事故。不得留之過一週日。愆期者注明事由。豫防汗漫消日也。

一會成於安門諸士。然振興斯文。衛道崇德。裨補時局者。



舉皆爲吾徒。則不妨同志入社。以避黨同伐異之嫌。但太衆則喧。太寡則闐。宜以五六名至十名爲限。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交無新古。唯其雅。

一會以文爲主。而各自公私事繁。文有成有不成。不成者以詩代之亦可。如約三日內送文償之者。不在此限。

一凡文有數月始脫稿。及下筆立成者。雖素因才分有異。出題難易。亦習性使然。吾儕拈筆肄業。宜務兩能之。無復遺憾。故於宿題外。設小品科。卽席草一篇。所主在敏速應事。不必較工拙。而真情直氣。往々於此種文見之。

況今後東洋同文國人之頻繁往來。而自稱脩漢學者。不能執筆話說盡已意。一待舌官通譯。則於彼我之情。

無能表懇切。時或貽侮含羞。先儒學究天人。而其文艱澀鬱齋。招世人笑不訛。比之彼戲笑怒罵成文。傳後世無疑者。果何如耶。而不有素習。難應其急。當與諸君務祛其弊。

一同好相會。淡泊爲主。不煩供設。飯取於果腹。酒期於暢情。追文詩成之後。則評書畫弄琴碁。或吟或嘯。或談論時事。各從其所好。唯不容議人長短。盡歡而散爲常。

一此約雖既經甘諾之後。遇有碍干事。及未議及之事。當臨時修正。加刪適宜。庶幾游焉息焉。以永其好。不失文雅旨趣。所資益蓋亦不細矣。

明治三十五年十月



攝影石門帖序

凡山水之怪奇特絕者。多在僻陬險遠。人跡罕至處。以故其勝往々湮晦不顯。幸顯矣。而遊人憚險無樂探之者。唯中岳之奇。距京不遠。自江芙蓉澤元愷之徒著圖記。安積良齋游記出。倍極其詳。使人神魂飛往。况於撮其真影。裒成一帖。則境與人合。天地不能復秘其奇勝矣。予嘗在三計塾。一日與海野陸二。遠藤貞一謀探之。請息軒先生。先生喜爲書沿路勝境古蹟。及可尋訪相資益之人授焉。其山三峰鼎峙曰妙義。曰金鷄。曰中岳。中岳卽石門所在。先攀武尊巖。石門凡五皆在其下。一以片石成。側立千仞。中開空洞明。神鏡鬼削。下瞰毛武之野。宛如懸縮遠鏡。尺寸

千里。莫得遞隱。其二與三矮卑。四門穹隆雄偉。望之如虹。峴臨不測之谿。兩端着地劣數尺。鵬搏鯤躍。欲沖空。俯瞰木末。傍址一巖飛起。有穴可繞而出。天燭弦月諸巖。轟々連武尊巖。仰望天狗巖。鼻梁突出。眼口畧具。獐猛可畏。游者至此。絕叫觀止。元愷良齋亦不及探。五門導者曰。客多自此還。路亦絕。當時吾儕血氣方剛。好冒險危。遂探五門。門當道聳起。聯以峭壁。左右走成城。踟躕出此。則懸崖數十仞。無趾可投。陸二最捷。先下。忽見巨石橫亘。榛荊莽叢間。其下通一綫路。是曰胎內竇。出竇始與原路合。噫。此游洵樂。樂在同志相得。而四十餘年之間。陸二先沒。邂逅貞一於馬關。時韓京有亂。予倥總移乘軍艦再航往。不及交



他語分手。所尋訪諸士，今皆上鬼錄。而息軒先生墓木將拱矣。夫勝區倍顯，而其人不可復見。獨此帖寫予曾游。歷々在目。覺昔賢文墨，稱爲紀實者，猶未抉其秘也。然不爲之先，無以光其後。攝影術卽繪畫之進化，所憾當時未傳此術。無由寫吾三人者，立彼洞門透邃巖峭絕之下，永與山嶽競奇也。

送奧某之任元山序

元山朝鮮東北之要港也。西曰湧珠里。寢廟蔚然。南有銘石院。爲李氏王業所基處。東控蒼海。漁舸商舶。由葛麻浦望港而入。長德山之麓。赤田川左右。風戰芦葦。麥圃菜畦。鼯鼠伏而虺蛇游。候卒與漁戶。傍山結茅居者三兩戶。約

爲互市場。此地卽是。君與總領事前田某。區畫地基。經始街衢。入無第宅。出有所奉。郵船愆期。雁魚信絕。加以咸鏡民俗獷悍。無積聚。均之爲吏。其施爲之苦且艱。可知矣。君明治三年。拜命外務。時有吉岡森山廣津諸氏。以脩好朝鮮自任。五年八月。慨然請而赴釜山。先是佛艦陷控海城壁。爲宣教師雪冤。疆域騷擾。大院君下令國中。建碑曰。洋夷侵犯。不戰則和。主和者賣國賊。當時其國君民敵愾。於理當然。而以是擬我。一律從事。不接使不受書。頡頏語難。陰放流言。侮蔑陵辱。我志士聞而憤怒。所以征韓論囂々起。生事激變。未可知。使還。留君守館。君之發京。有後命曰。若有不虞變。勿以遺族爲念。七年廟議果分。和戰二途。大



臣主戰。投劾罷去者數人。是歲予承乏行間。明年見君於釜山。君服狐裘。鬚髯々々然垂掩胸。眼光炯射人。握手賀其無恙。憮然又俱歎。我誠意未徹。脩好無途也。無幾君去。我留。會雲揚艦事起。九年二月。我艦隊壓江華。有所問。兩國大臣蒞盟。脩好條規始成。指定此港者。卽代理公使花房君。實爲十一年六月也。嗚乎。予之與君。從事此間。今將幾年。馳驅困踣。鞅掌不已。行聊圖報効。臨別豈無感。干懷。士苟服當世之務。鞠躬竭力焉耳。其間艱苦不足道。況君今挈家赴任。不違妻女朝夕之歡。任將盛之港事。以攄多年熟圖之胸臆。世之以貧遷爲事者。舉皆願進於其港。用李氏當年成王業之遺風餘俗。相率驩虞。變荒涼爲熱。

開。貧瘠歸富厚。則總領事與君之任。凡創闢之業。始之以至誠。中之不懈。不懈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何必銘石。予亦將近赴漢城。乃叙吾二人多年從事脩好。離合顛末。以贈。往矣。勉旃。

送海軍大軍醫矢野某之任元山序

人運彼智。我收其功。英法之於礮艦。米獨之於機器。與彼天文地理。法律金石之學。我資之以益家國者。今旣備具。而醫術之効最先著。稱曰洋方。然漢方之濟。我用旣久矣。紀元九百四十四年。百濟王仁歸化。始傳經籍。千百十年。徵陶工。鞅工。畫工。錦工等。後數年。聘醫師德來。終留而不還。世居難波。稱曰藥師。至五世孫惠日。與福恩。惠齊。惠光。



等奉命西學於唐。然後我醫術益精。所謂漢方醫昉于此。予嘗以爲三韓僉々耳。矇々耳。而術業可傳如是。則箕子遺澤未艾。三國競進。多出偉人耶。抑天道資益。我之從善無方也。迨新羅滅任那。高麗併新羅。旋又爲唐所擊。戰亂相踵。民不聊生。至李氏勃興。稍復舊物。而激我豐公之怒。兵結不解者七年。德川氏務結納。忽爲清所制。爾來其君臣以事大交隣。爲國典。叢脞成風。姑息自甘。不復更張。然人健俗勤。水土之力。足以能生物。苟克鼓舞作興。豈不能駕三韓而上之。朝廷軫念。特排群議。脩好申約。以保其獨立。誠有以也。海軍大軍醫矢野君。早得西洋醫方。明治四年。隨外務大丞花房君。始赴釜山。九年到漢城。明年創立

濟生醫院於釜山港。請治者日數百人。始行種痘。十二年會痧暴病流行。設避病院於絕影島。內外商民賴以安業。蓋用西洋方技。取信於海外。以君爲始。朝廷嘉尙。賜勳四等。今茲五月。轉赴元山。將以益宣力擴充。夫資於人爲善者。亦有以報之。我之私淑韓唐。不獨止儒醫。而其國今爲如何狀。啓發指導。自當有其道。不見泰西醫術之於我乎。代草根木皮。以精練藥劑。與經驗奇方。起死肉骨。見効特多。交誼因以密。文物因以開。而韓至今猶守素靈粗物。不達脉絡之真假。藥性之冷熱。遇有一異症。就木石禱禳。何斯民之不幸。果不能救之乎。當路有見於此。每出使必以醫員隨行。納約自牖。列聖宏謨。與明治盛意。雖所執不同。



而隣誼資益。患難扶持。千載猶合符節。則此行所繫不細。若夫對症投藥。導天和安民命。君肘后之方。試之釜山。取信者甚熟。稱爲藥師與否。視其所爲。而其効可知也。

送岡振衣遊清國序

游歐米者。行優其資。歸占清要。人情所向。交祭日加親厚。獨至清國則不然。星槎賈舶。相望于海。士之探勝問俗。洛陽長安古帝王之都。嵩華劔閣巫峽之險。朝夕接耳目。而遇一旦有小利害。則萬性囂々。積訛爲蠹。時或捏造語言。彼此訾毀輕藐。遠者易親。近者易踈乎。將我兩國人雖外親之。內實不能無嫌乎。何隣近如彼。而其交至今踈且硬如此。雖列強輕侮。當路不籍重。因以致之。亦坐無宣盛意。

於談笑之際。結信誼於謙好之間者也。我友岡振衣。襟度冲淡。以文章意氣自豪。所著米利堅志。佛蘭西志。尊攘紀事等書。爲內外士林所重。前年以眼疾致仕。頃者來告曰。吾將南由香港。北抵北京。更過朝鮮。訪瓌奇。倜儻之士。歌頌盛德而還。顧彼二國。爲子之曾游。能悉其狀者。盍一言贈行。予曰。東西國勢。輕重失衡久矣。失衡故壓迫。國不任壓迫。則早晚造孽。啓釁者二國也。而我與之隣。則在釋小嫌。期大同。況今清有越南之虞。佛鑑旁午。朝鮮亦黨怨時發。伏禍不測。聯和禦侮。廟堂自有其人。以振衣之學。有根抵。坦然無所挾。宣盛意。結信誼。聞者不河漢其言。幸過漢城。爲我儕。去年遭亂。破圍之處。爲吾弔死難諸士之墓。觀



於其人猶有可談時事者乎。不違讌好談笑之適。而唇齒輔車。相安相益。以徼東洋福祉。吾有厚望焉。豈唯云歌頌乎。振衣曰。是吾志也。遂書以贈之。

送北澤子進之任小笠原島序

騁高遠者。忽細微。極精緻者。遺大謀。志在非常絕俗。則無誠以行之。皆爲人士處世之偏。偏在人易賂。在已難知。難知故滿假。易賂故誹毀。用自滿假之人。以治日進化之民。舉見誹毀之吏胥。以臨情誼未接之郡縣。宜其爭執怨讟之多。然是猶有可言者焉。至竊弄威福。貪賊不知恥。則可謂亦已甚矣。北澤子進。信州人。受業於佐久間象山。交道甚汎。喜作爲詩文。淡於財利。由史官轉任外務。曾與予同

僚。意將歷觀海外國情。而後有爲。久之不得志。爲本鄉牛込區長。髮種石將老。頃者卒然來言曰。超溟宿志。今得伸。奉命小笠原島司矣。祝之者曰。絕島。信々之民。未霑皇化。宣休光以介民祉。志士之事也。規之者曰。今朝廷不乏其人。汰而復集。島司小官。不足以有爲。蓋蚤高踏塞議者之口。予謂。子進雖騁遠好大。而不爲異常難繼之行。雖時見誹毀。而非貪賊弄威之人。發航一日。亦是超溟。況此行與子進有因緣焉。島舊名無人。由八十餘州嶼而成。其最大者曰父島。曰母島。宛如兒孫簇擁。距伊豆下田二百七十餘里。文祿中。信州深志今稱松本領主小笠原貞賴始探得之。所以有此名。延寶中。幕府命牛込蔭鎮按視。測天經地。製



圖以獻。而未有移民就業。享保以後。漕戶漂著相踵。官不深留意。往々得便風而歸。然猶是神州保障。不幸有事。敵艦得以匿形翹足。於是並河永崇。伊藤長胤。古河時辰。高閔慎。出屋高暢。平賀國倫。林友直。羽倉外記等。前後著書痛論。就中高暢南島雜誌。外記南汎錄。俱成於巡視目擊之餘。特稱核實。而幕府因循無遠圖。有時歐人來住。幸未至生野心。後遣水野忠篤。移八丈島人。量田檢地。始命邑里村落之名。迨明治初。命附近縣令管理之。自置島司。十餘年於此。民皆便之。以及子進。子進嘗幹理興亞會務。好論亞歐地理形勢。著高岳親王墳基考。說印度羅越國情特詳。而足未踏海一步。人疑其自好滿假。徒聘高遠。行已

之誠無以副之。然子進伸於久屈之餘。且其具爲職與貞賴陰鎮契合。苟不枉初志。施設必有可觀者。炳在已之偏。宣休光於絕島。時寓遠韻於文詩。易前脩血誠之言。以典雅雍雍之音。吾知其任滿載歸之物。非滿囊蕝苴。而聯篇鏘々金玉。可以補南島南汎二書之不備。則世俗毀譽祝規之言。不足以爲勸阻也。

送安井某甫之清國序  
明治四年簡派節使於清。脩好立約。予捐官自從副使。發途有期。息軒先生取所著論語集說。左傳輯釋。管子纂詁。囑曰。見彼績學。任劬勤者。贈之爲幸。淹留天津數月。贈李鴻章應寶時。皆歎服其識力精博。寶時特推手。里弗措。作書伸



謝。且質疑。既約成。抵北京。見諸大臣。歸而致其書。先生哈曰。海外得友矣。爾來三十餘年。先生與李應。皆既違世。予亦頽然就老。而先生之孫小太郎君。今將赴其國。蓋有偶然者焉。先是清廷改修學政。聘服部博士。爲北京學堂教習。今又聘君。君與博士聯姻。想其相得。必有助翼。必有措施可觀者。況於祖父遺著。爲之先聲乎。夫清爲古國。春秋時諸侯力政。管仲相其君。察積弊所在。與時酌宜。以禮義廉恥。一匡天下。則堂堂帝國。積德累仁之餘。理豈有不可振起。而以予往年所見。徵之於今日。江河之流依然。未揚清波。嵩華之高歆然。有所受屈。失之於東隅。未收桑榆之效。尋所由來。固非一朝之故。內之滿漢氣勢相軋。外之督撫

門流嫌怨。加以科舉流弊。學業泥古。無所發明。間有一二人材。乘風雲之會。銳意圖振起者。不旋踵禍敗。因仍舊貫。無方策可施。雖然大國難測也。慎其節制。一其號令。士皆奮前而恥後。踊躍謹誼。樂效一旦之用。武既如此。文固可知。抑予有深感焉。東洋諸國之受西歐侵侮也久。我國幸恢區宇。虛懷容衆長。烝々焉不懈。以致今日富強。而宇內大局。非一二國可得而左右之。不幸一旦有釁。隙可乘。無論何國。用峨艦巨礮從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兵連禍結。萬姓塗炭。非區々周末七雄之可以比。而勢有似焉。則并力均勢。防西歐野心。以保東洋平和。當年脩好之意。不外干此。無奈文同而言異。形親而意不接。今君以名儒



後裔。學有淵源。出爲友邦。授語學。或者以爲不類。而談笑之間。倡導其子弟。相率祛積弊。開生面。煥乎一新。垂規模于將來者。將於是乎見。此雖屬職外。而重友邦情誼。至誠感人。以張四維。消禍變。卽息軒先師滿腹經論。托之於空言者。今見於實際。可謂祖孫治經。教澤被世。殊塗同歸也。予雖老矣。他年幸得追隨舊蹤。相見於北京。文武獲所。內外廓清。與李應子弟握手道故。杯酒歡洽。亦聖世聯和誘衷之効。臨別縷々言之。不遑揣弁陋也。

送法學士安藤政信赴任茨城縣序

凡人之情。僞百出。不啻強者得勢。倍橫。弱者負屈。含冤。爲之吏者。亦有寬嚴仁暴之不同。時或舞文羅織。鈎距爲能。

挑發爲才。加之法章繁密。朝例未改。暮令復出。雖聰強明敏之人。猶不能省記。及一旦比援。爲之裁決。則同一事件也。而彼此曲直懸殊。前後輕重矛盾。控告在案。數年不決。胥吏與奸細結托。以圖脫法網。免刑禁。威嚇立左證。勒索貪賂遺。爭訟不息。漸與時政背馳。而不自知者。古今類例甚多。無他。以死法待生人也。方今用兵海外。威武遠揚。雖健訟之風。姑未接于耳。及一旦事平。各散歸其地。則彼使氣傲物之徒。無所用智力。妄斷鄉曲。侵漁霸占。凌虐孤寡。當是之時。可恃區々律例科條。保以晏然無事乎。假令法吏守法。不容曲庇出入。而狀師在間。賄賂易行。偏私易施。晉謝安語人曰。陶公雖用法。恒得法外意。彼處擾亂之世。



事繁法簡。有遺意可得。而我聖明今日。治具畢張。猶謂有餘。濫未盡乎。其盡不盡姑置焉。爲之司直者。固當平允得情。無論必也。使無訟。是之謂活法。待其人而後行。苟不得其人。牽合抑揚。將不堪其弊矣。學士幼喪父母。賴祖父母鞠育。祖父母亦亡。零丁孤苦。及入大學。學資不給。百方支吾。不第數年。學成爲候補判事。執務如例。今始任真。往就其職。則於人之情僞。律例之沿革。胥吏狀師。教唆健訟之弊。講之平時者甚熟。予唯恐其地近京。俗悍風驕。加以戰後情勢。人恃功易自縱。動輒挾詐行私。緩急難持衡。民志之或不得。背當年立法本意也。於是乎言。

東嶽文抄卷一終



